

中國種田人的堅守

「民以食為天」。近年來，中國糧食自給率逐年下滑，已跌破90%。同時，正面臨着三大主糧依賴進口、城鎮化致耕地流失加速、農民棄田進城、天災人禍難以預控等危機，坊間還一度爆出「中國米袋子繫在別人腰間」之言。然而，在「贛撫糧倉」江西省撫州市，種禾產稻已是蔚然成風，良田寸土寸金，當地種糧大戶李檢發甚至不惜出高價求租良田，以拓寬種糧地盤。撫州農民堅守田地，硬是「種」出了「國家區域性商品糧生產基地」，糧食播種面積每年穩定在600萬畝以上，總產量每年穩定在50億斤以上。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道 江西報道

「我對土地有感情，我喜歡種田，我們家世世代代都是農民。」「全國種糧大戶」、「江西糧王」李檢發承包了8,760畝田種植水稻。今年54歲的他，頭戴一頂草帽，皮膚早已被烈日灼成古銅色，12年前他發現撫州市臨川區地勢平坦，適合機械化耕種，因而全家遷居至此務農。

看好惠農政策 來年承包萬畝

「扣掉田租、人工、種子、物資等所有成本，種一畝早稻只能賺到600元。所以，只有大面積種植水稻才有可能賺到錢。」儘管不善言辭，但是與農業有關的話題，李檢發脫口而出。

「以前我是按一年為期租田，現在是按十年為期租田。為了讓大家都把田租給我，我一畝田出價460元，這可是我們這裡最高的價錢！現在政府惠農政策好，明年，我要承包10,000畝田！」然而，一畝純賺600元，也並非是板上釘釘的事。2010年，臨川區發生了「6·21」特大洪澇災害，李檢發所種早稻全部絕收，直接經濟損失高達300萬元。

無害科學種田 為自家米代言

田野中散佈着的太陽能滅蟲燈、生物滅蟲燈，是當地農民科學種田的雛形。據李檢發介紹，他創建的撫余農技專業合作社，正打造兩萬畝無害生態水稻種植基地，採用原生稻提純、滅蟲燈生物防治、人工除草、有機肥噴施等生態種植標準，實施分倉加工、胚芽留存、真空包裝等技術，生產從農田到餐桌的無公害生態大米。他還以本名「李檢發」為註冊商標，將自己受表彰時的照片印在包裝袋上，全力為合作社生產的無公害大米代言。

「農民種糧處於產業鏈的初段，獲得的經濟效益很少。打個比方，目前水稻的收購價是每斤1.35元，我們合作社生產的『糧王大米』的價錢是每斤10元，這中間的差價是不得了！更重要的是，我們的無公害大米自今年上市以來，就受到消費者追捧，在深圳賣斷了貨！」李檢發說，「種放心糧，做健康米，是我特別驕傲的事情，也是我敢為我們生產的大米代言的原因。種植無公害蔬菜、油菜，進行農產品加工，將是我的下一個目標！」

■李檢發為自己所種無公害大米代言。
記者王道 攝



江西糧王 以禾為貴

■秧苗移栽之後，需要及時施肥。
記者王道 攝



躬耕嘗苦樂 汗水換收穫



■每天在田間勞作十二個半小時的徐大姐。記者王道 攝

「雙搶」（搶收莊稼、搶種莊稼）期間，農民們起早貪黑地連軸轉，要在天氣變壞之前，搶收糧食回家。糧食搶收之後，立即着手準備耕種。雖然在太陽底下戴着草帽，但是防曬效果微乎其微，因此他們個個都是膚黑齒白。碰到時間緊迫時，他們本來不及吃飯，帶著乾糧去做事。忙了一天，他們有時累得根本沒有力氣做飯，也沒有胃口吃飯。即便身為鄉親們眼中的「董事長」，李檢發還是必須親力親為，在田間地頭忙活，一個多月都沒有睡好覺。當粒粒稻穀收穫到家時，他又將進行稻穀深加工，開啟新一輪收穫。盯着綠油油的田野，心裡想着如何獲得最好的收成，是李檢發最大的樂趣。

稻菜輪作增收益

為了錯開水稻播種、收穫時節，他種植了十多個品種稻，選取了「雙季稻」（穩定糧食總量）、「一季稻+油菜」（調整糧食結構）、「一季稻+再生稻」（提高糧食效益）種植模式。因而，炎炎夏日中剛移栽的秧苗、正發嫩芽的直播水稻、即將成熟的再生稻，是他們家一茬又一茬的豐收希望。



■當地60後、50後等一輩人仍堅守在田地上。
記者王道 攝

「贛撫糧倉」優品供港

據撫州市農業局數據，新中國建立以來，被稱作「贛撫糧倉」的撫州從未間斷過提供商品糧，並累計為國家提供商品糧逾800億斤。如今，撫州市有臨川、南城、崇仁、樂安、金溪、東鄉6個縣（區）列為國家商品糧基地縣。同時，撫州市蔬菜、洪門雞蛋、東鄉生豬、南城水產均為優質供港農產品。

在三年自然災害時期，撫州人民勒緊褲腰帶、忍飢挨餓，調出糧食近30億斤。80年代中期，撫州曾創造了糧食人均生產、人均佔有、人均貢獻和單位面積產量四個「江西第一」。此外，宜黃縣雜交水稻制種面積達3.05萬畝，生產各類優質稻種650萬公斤，產值達7,000萬元，產業規模佔江西省四分之一、全國十五分之一，連續十一年產值保持江西第一，邁入國家級雜交水稻種子生產基地全國31強。

話你知

廣開財路 帶富一方

「最近，我總是凌晨3點起床幹活，中午12點回家吃飯，下午3點半再出門幹活，晚上7點回家。」徐大姐頂着酷暑，弓着背在李董事長的水田裡迅速地插秧。從李董事長那裡，她每天可以獲得180元報酬，為了賺錢，徐大姐每天在田間勞作十二個半小時，汗水濕透衣服無數次。徐大姐和老伴在家帶孫子、孫女，種了5畝田，養了500隻鴨子。閒暇時，夫妻倆總愛做點零工，補貼家用。

記者採訪時，一位正在放牛的周姓農民道出了他的生財之道。「我只留了2畝田種口糧，其餘的全部租給李董事長。碰到李董事長的田不適合機械耕作時，我就牽着牛一起去做事，一天可以賺300元。」



■李自龍與妻子在鄉下打理670畝田。記者王道 攝

鄉村弟子多進城 李家兒女全務農

「我今年已經49歲，進城務工沒有什麼競爭力。年輕人在外務工，很多田都荒下來了。我今年承包了670畝田，一畝田賺600元，種田收入是要比打工多得多。」當地另一位種糧大戶李自龍說，「別看我租了670畝田，可全部是靠我和妻子打理。兒子在城裡做汽車美容，我們也不想逼着他回家種田。畢竟，在鄉下種田太辛苦、太枯燥了！」儘管撫州市是國家區域性商品糧生產基地，但這只是54歲的李檢發、49歲的李自龍、52歲的徐大姐等一輩人的堅守，他們的子女幾乎全

部進城工作了。

「李檢發嘗試做農業產業，他的子女全部在家務農，這只是一個特例。在我們這裡，很多農民們只會埋頭種田，不知道農業可以在自己手中形成產業，更何況時下推行的『互聯網+農業』呢！現在留守在家中種田的是清一色60後、50後，壯年勞動力屈指可數，農業基礎設施有待完善，科學種田技術難以推廣是傳統農業轉型亟待解決的難題。」撫州市農業局糧油站站長付松林發出感慨。